

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

# 虚构的时代

中篇小说

中国年度最佳作品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# 虚构的时代

吴 玄

# 虚构的时代

吴 玄\*

章豪应该是时下被称作“网虫”的那类人。网虫虽然也还算人，但生活基本上与人是相反的。章豪的时间表是这样的，早上五点至中午一点睡觉；中午一点至下午五点上班，包括洗脸、刷牙、吃中饭等；下午五点至晚上九点，没有固定内容；晚上九点以后开始上网。因为晚上九点以后，网络信息费按半价计算，这就决定了章豪是喜好夜间活动的那一类虫子。章豪在网上呆到早上五点，然后从书房足不出声地溜进卧室，尽管足不出声，很照顾老婆了，但灯一亮，老婆还是要被惊醒的。渐渐地章豪的老婆诺言也就养成了早上五点起床的习惯。诺言揉揉双眼，看章豪进来了，将揉清楚了

---

\* 吴 玄 浙江乐清人。1966 年出生，现在乐清电视台工作。近年在《人民文学》、《江南》、《青年文学》等刊物发表过小说作品，出版过小说集《男女》。

眼睛白章豪一眼，就上卫生间坐马桶上，以示她的不满。章豪只当是没看见，随便剥了衣服，钻进老婆躺过的被窝，听着老婆方便的嘶嘶声，很快就打起呼噜来。

章豪成为网虫，开始诺言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。这玩意儿很时髦，似乎还代表着未来，好像是要赶一赶的。章豪上网还是她鼓动的，本来他对电脑毫无兴趣，只是看着周围的人都买，也买一台搁书房里，都一年多了，也没开过几次机，而且左看右看，形态都像一个刚切下来放桌面上的猪头。章豪悔之不及说，嗨，这辈子最愚蠢的就是花一万多块钱，买这么个猪头搁在家里，好像供神似的。诺言却不这么认为，说，现在流行上网，你也上网吧，听说电脑主要就是上网用的。上网？章豪也听说过的，而且周围早已有人眉飞色舞的网上如何如何了。章豪也就心动，据说上网还要安装一只“猫”，便去电脑公司买了“猫”，上网了。

也许章豪天生是个网虫，上网的第一夜，就在书房里不出来了，等第二天诺言醒来走进书房，章豪兴奋地说，老婆，我知道了，这网络才是我应该呆的地方。

为什么？

因为网络就像地狱，人在上面就像鬼，有魂无体。

诺言高兴地说，那你以后就夜夜不要睡觉，上地狱吧。

章豪上网或者说上地狱，大约也正是时候，这段时间，章豪经常无所事事，若有所思，很深刻的样子，就连平时爱谈的女人，也懒得说了。这样子在十年前曾经很流行，但进入90年代以后，大家都用身体生活，不过这种很深刻的心灵生活了。章豪倒不是怀旧，他才30岁，还未到怀旧的年龄。章

豪很深刻的样子，大概是用身体生活得累了，需要调整。比如男人都爱好的“泡妞”，章豪无所谓了，又比如男人和女人都爱好的钱，章豪也无所谓了，这两样东西都无所谓，确实也没什么有意思的。

难道上网就有意思吗？那也不见得。头一阵新鲜感过后，章豪觉着也没什么意思。网上除了胡说八道，其实什么也没有。但人总得有个地方呆呀，章豪还是选择呆在网上。

章豪在网上的内容固定两项：一项是玩四国军棋，还有一项就是闲聊。章豪对那种以军级大小人吃人的游戏（司令吃军长，军长吃师长，以此类推），乐此不疲，上网必先玩上半天，他就像一只嗜血的动物，目光贪婪地盯着屏幕，四处攻击，还不停地在对话框里输入一个字：杀！杀！杀杀杀！这“杀”字，短促有力，很是快感，仿佛就看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，又仿佛听见子弹呼啸而去的声音，简直可以跟另一个同样短促有力的“操”字媲美。但“杀”的结果也如同“操”，多数是操的人先完蛋。章豪眼睁睁看着自家的大本营燃起熊熊火焰，屏幕上跳出一行字：“面对滚滚乌江，痛心疾首，非吾不能，天亡我也。”说罢横刀自刎。自刎许多次之后，已是后半夜了，章豪带着一点无聊和悲壮，进入聊天室。这儿不分昼夜，永远有聊不完的天，只是他还不擅长打字，老找不着键盘上的字母，就像口吃的人，好半天才能说出一句结结巴巴的话来，弄得人家都懒得跟他聊。等到他能够运用手指熟练地表达自己，已是好几个月以后的事了。慢慢地他发现在聊天室里，只会打字是不够的，还得有一个有意思的，最好是能够让人找到话说的名字，才能脱颖而出。几个月来，他

用了数十个名字，都没怎么引人注目。比如，西楚狂士，东部流氓，乡巴佬，臭豆腐。有一次，偶然在屏幕上看到“失恋”这个词，接着又看到“柏拉图”这个词，组合起来便是“失恋的柏拉图”，他便信手拈来当做自己的名字，不料找他说话的人就异常地多了。

再后来，他就遇上了“冬天里最冷的雪”。

## 二

在网上，章豪当然不是章豪了，而是“失恋的柏拉图”。不过，关于柏拉图，他知道的并不比一个中学生多，也就知道他不太正常的脑子里有个理想国，还有就是他的恋爱方式非常著名，被专门命名为“柏拉图式的恋爱”。但是，既然章豪叫“失恋的柏拉图”了，好像跟这位想入非非的哲学家也有了一点关系，起码他的恋爱方式应该是柏拉图式的了，而且是处于永远的寻找之中。

这名字已经规定了闲聊该从什么地方开始，网虫们见了，都是问你失恋了吗？失恋的柏拉图就动用现成的网络表情，或微微一笑，或翻箱倒柜，或号啕大哭，说是的是的。说得多了，也就得心应手，而且每次版本不同，几乎可以编一本失恋大全了。失恋的柏拉图就在这种大家都喜欢而且擅长的爱情话语中，遇见了“冬天里最冷的雪”。

冬天里最冷的雪（微微一笑）说：呵呵，失恋的柏拉图。失恋的柏拉图（很迷惑地）问，你笑什么？

冬天里最冷的雪又（微微一笑）说：你叫这样的名字，当

然要失恋了。

失恋的柏拉图又（很迷惑地）问：为什么？

冬天里最冷的雪说，因为你是失恋的柏拉图嘛。

失恋的柏拉图说，是啊，是啊，而且我是在永远的寻找之中。

冬天里最冷的雪说，能谈谈你的失恋经过吗？

章豪觉得冬天里最冷的雪这名字挺好，挺女性，也乐意跟他谈谈，他想起柏拉图那个著名的假说，这样的假说拿来闲聊是很好的。失恋的柏拉图就说，说来话长哪。

长就长点，我要听。

这得从上帝说起。

那就从上帝说起。

你肯定知道吧。人最初是圆形的，有四耳、四臂、四腿、两张脸和两个生殖器。

冬天里最冷的雪打出一串笑脸符号，表示他开心地呵呵笑了。

谁说的？

柏拉图。

继续往下说吧。

这种像足球一样的生物，天天在天国里滚来滚去，上帝看了很烦，一怒之下就把人一劈两半。

上帝这么残忍哪。

也不见得，人这样被劈成两半之后，一半为男，一半为女，这一半总是想念那一半，想再合拢一起，常常互相拥抱不肯放手，于是就有了爱情。

你真能扯，爱情是这样产生的？

是的。从前人的生殖器都是在后面，生殖器不是为了做爱，而是把卵下到土里，像蝉一样。就是爱情把上帝也感动了，他才替人想出一个办法，把人的生殖器移到前面，这样，男人和女人就可以做爱了。

冬天里最冷的雪又打出一串笑脸符号，呵呵地笑起来。失恋的柏拉图觉得成功了，就不失时机地问，你是女孩吗？

冬天里最冷的雪没有表情说，你觉得我是男的吗？

章豪想了下，敲着键盘故意说，是的。

冬天里最冷的雪突然就不理他了，说，我走啦，再见。聊天室随即公告：“冬天里最冷的雪轻轻地离开了”。章豪就像突然被人掴了一个耳光，而掴他耳光的人，掴完之后便跑得无影无踪了，所以他只有捂着被掴的脸独自发呆，寻思被掴的理由。柏拉图的假说显然已吸引了她，那么她为什么还要走？说她是个男的，就算错了，也没什么可生气的，而没什么可生气的，她却生气了，这就说明她有病，不过，这病也有点性格。这样想着，章豪就对冬天里最冷的雪产生了兴趣，再说这名字，不只表示她纯洁，而且冷艳，这样的女人，假如她是女人，行为怪僻，也就不足怪了，章豪倒是希望再次遇见她。

好在这愿望第二个晚上就实现了，失恋的柏拉图看见冬天里最冷的雪也在，眼睛一亮，问候道：你好。

你好。

昨天为什么突然就走了？

我有急事，不好意思。

半夜三更除了尿急，还有什么急事？

冬天里最冷的雪又打出一串笑脸符号，说，你真好玩。

既然好玩，为什么不跟我玩？

我不知道。不过，我得告诉你，你昨夜的谈话很吸引我。  
是吗？

是的，你是否也像柏拉图那样，是个哲学家。

不是。

虽然你不是，我还是想听听你关于这个世界的看法。

失恋的柏拉图（嘲笑）道，你真是了了不起的女人，居然关心整个世界，好像这个世界是你的衣服似的。

笨蛋，我是在考你。

那好吧，让我告诉你，这个世界不过是上帝屙的一堆大粪。

又胡扯。

冬天里最冷的雪又要走了。不过这回不是冷冰冰地走，而是要求互告“伊妹儿”地址，以便长久交往。走的时候，还拉着失恋的柏拉图的衣角，依依不舍地走。

### 三

章豪的老婆想做爱了。

可是章豪成了网虫，这类虫子的最大特征就是喜好在网上找异性聊天，而忘了做爱。长此以往只怕要蜕化成无性别的虫子。诺言记得他上网以后总共只做过一次爱，而且还例行公事似的，一点激情也没有。这让她感到怨而且怒，又难

以启齿，虽然是夫妻，也不能放下淑女的架子，说，章豪，别玩电脑了，过来与我做爱。夫妻当然是要做爱的，即使不想做爱，也应该做，若不做爱，便会感到中间隔着一点什么。诺言觉着她和章豪中间，已经隔着一点什么。以前，章豪尽管在许多方面不太像话，但做爱还是卖力的，所以夫妻过得还像那么回事。现在，究竟怎么回事呢，诺言睡觉，他上网，他来睡觉，诺言则起床了，有些时间，诺言看见他来睡觉，也想温存一会儿，可章豪好像刚从另一个世界回来，恍惚得很，不知道身边还有一个等待他的妻子，连话也懒得说，蒙头便睡。弄得她也只好抑郁地去楼下空地上，与一群老太婆一起练香功。

诺言就很生电脑的气，可电脑又不是女人，跟它争风吃醋也没什么来由。毕竟章豪也不过玩玩电脑，还不像时下许多男人到外面花天酒地玩女人，章豪到底还是好的，令人放心的，只是像个孩子一玩起来就昏天黑地没完没了，需要调教而已。这夜，诺言洗了澡，换了睡衣，在床上躺了好些时间，然后叫唤章豪。章豪“嗯”了一声。诺言娇声说，别玩了，你过来。章豪说，我正忙呢。诺言便来到书房，倚在章豪肩上。章豪正猫腰一动不动地玩四国军棋，手摁着鼠标点击自家的司令，杀气腾腾地从边路吃下去，也不知吃了对方的什么东西，不一会儿，就让对方的炸弹给炸了。章豪显出一副很沮丧的表情，对着屏幕说，操，操，操。诺言说，别玩了，你要输了。章豪并不理会，又搬出军长去吃，嘴里继续自言自语道，操，操，操。好像他不是在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，而是在做爱。诺言觉得他这样子十分好笑，就耐

心等他输得一塌糊涂，然后将气息呵进他的脖颈里。章豪说，你不睡觉？我睡不着。诺言又将气息呵进他的脖子，章豪也不懂她的意思，又准备接着玩另一场战争游戏。

诺言烦躁道，你天天玩这种小孩游戏，无聊不无聊？  
有点。

你再这样下去，我就不理你了。

那我该怎样？

给我睡觉去。

章豪见老婆生气，仰头发了一会儿呆。好像不知道老婆干吗要生气，他又没有惹她生气，他也没想着要惹她生气，他几乎就忘了还有个老婆。既然老婆生气了，他就关了电脑，照老婆的指示，睡觉去。

章豪靠在床上，并没有睡着，又继续发呆，及到诺言伸过手来，并滚到他怀里，才知道老婆是想做爱。他习惯性地  
将老婆抱住，准备履行丈夫的责任，突然他觉得找不着自己的  
身体了，这种感觉持续了好一阵子，也不见消退的迹象。章豪就有点紧张，放了老婆，装着尿急的样子，开灯上了卫生间撒尿。撒尿的当儿，好像是有点什么感觉了，但从卫生间回来又没感觉了。章豪就很沮丧，让灯亮着，茫然地注视着老婆。

诺言见他这样子，迟疑了一下，问，你在想什么？

章豪说，没想什么。

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？

我可没想过这个问题。章豪说着，很抱歉地笑了笑，诺言便又滚到他怀里。

章豪想，这爱是要做的，拒绝做爱那是对老婆的莫大伤害，他可不想伤害老婆。尽管怀着这样良好的愿望，但章豪就是找不到自己的身体。

诺言说，你怎么啦？

章豪说，没怎么。

你还爱我吗？

爱的。

我们有多久没亲近了？

好像也没多久。

还没多久？我觉得我们已经很陌生了，你再这样，我就要不认识你了。

我不就是在书房玩电脑么。

诺言忽然从章豪身上起来，分开一道距离，怀疑道，你就是在玩电脑吗？

不玩电脑，玩什么？

我觉得你是在躲避我。

不是的。我确实是在玩电脑。

诺言看了看章豪，本来还准备说什么，但又忍回去了，转身泄了气说，我睡了。

这卧室的气氛就有点尴尬，而且凝重，这样的气氛章豪是不适应的。他在床上又呆了一会儿，看老婆似乎睡着了，便蹑手蹑脚地回到书房，打开电脑，刚要重新上网，又突然止住了，对着这个猪头似的东西沉思起来。半天，章豪自言自语道，操，我怎么不会做爱了呢？又半天，章豪好像想通了，大约不是不会做，而是不想做，既然爱也不想做，那么还做

什么呢？

#### 四

章豪发觉自己对冬天里最冷的雪有点想入非非。这几乎是由名字引起的，譬如说吧，想起冬天里最冷的雪，也不管实际的天气如何，就觉着漫天里雪花飞舞，那么究竟哪片雪花是最冷的，她是如何地与众不同？章豪的想像力就这样被规定，多少有点初恋情怀了。

但是慢着，冬天里最冷的雪是男是女？尚待确定，从语态猜测，他好像是女的，可也不一定，网上从来是真假不辨，你以为女的他恰恰是个男的，冬天里最冷的雪若是男的，章豪是无法容忍的，那么就假设她是个女的，一个与章豪一样半夜三更在网上穷聊的女人，又是怎样的一个女人？是否也像章豪一样无所事事，穷极无聊，企图从生活中逃出来，而客居网上。

也许冬天里最冷的雪也同样这般想象着失恋的柏拉图。她先给失恋的柏拉图发“伊妹儿”了：

失恋的柏拉图：

如果我就这样不加掩饰地告诉你，我对你一见钟情，请你不要吃惊，事实上确实是这样的。

看到你的名字，我就对你感兴趣了，但是让我倾心的是你的胡说八道，多么有趣的想象。若是我不忍心立即跑开，我就跑不了，但是立即跑开也是

跑不了的。这感觉来得这样突然、强烈，是我生来的第一次，我是否是你的另一半呢。

给我回信呀。

章豪是第一次收到网上情书，当然很激动，但激动的反应已不像 18 岁的少年，跑到无人的大自然里，手舞足蹈，以帮助消化爱情。章豪现在激动的反应是坐在电脑面前，放大瞳孔，好像要从屏幕里面看见冬天里最冷的雪，而且也只激动一会儿，便恢复正常了。恢复正常了的章豪，还有些惭愧，让冬天里最冷的雪感到多么有趣的想象，可是柏拉图的，就是说她一见钟情的人是柏拉图，而不是章豪。但章豪也有理由激动，毕竟情书是写给失恋的柏拉图的，失恋的柏拉图也许不是章豪，但总有某种关系。

章豪就以失恋的柏拉图的名义，给冬天里最冷的雪回信：

冬天里最冷的雪：

也许我的感觉比你更强烈，我还没听你说话，只看你的名字，就已经一见钟情。

你可以从我的言谈中判断我是男的，我确实是男的，但我还无从判断你是男是女，你可不要来耍我，你若是男的？这样给我写信，我会呕心的。期待着你的回音。

没想到冬天里最冷的雪，为了证明自己的性别，干脆发了一张照片给他。章豪看到照片，眼睛花了好些时间，她似

乎比想象中的雪还漂亮一些，纯情一些。都说网上无美女，她怎么就长得这么漂亮。难道是网上下载来的明星照，拿来骗他的？这样的事章豪听说过，但即使是骗他的，章豪也愿意受骗。这总比看到一个丑陋的冬天里最冷的雪好，假设照片就是冬天里最冷的雪吧。她随意地站在草地上，嬉笑着，好像刚刚来到这个星球上，正跟他章豪说着什么好玩的事儿。照片几乎是抓拍的，就是说照片相当真实，未经艺术处理。她寄这样的照片，表示她很自信，确信自己是个美女，这样的女孩在生活中肯定是很矜持的，对男人十有八九是懒得搭理的，更别说主动写信。可到了网上，就不一样了，就完全放开了，看来，女人在网上和在生活中是很不一样的。那么，到底是网上的女人真实？还是生活中的女人真实？章豪思考了一会儿，最后发现思考这样的问题是很愚蠢的。

章豪也想马上回寄一张照片给她，但他不知道怎样把照片变成数码存进电脑，然后，怎样寄给她。既然不能马上回寄照片，这就给他提供了思考的时间，章豪觉得互相看到照片或许是不好的。譬如说吧，看到照片这么漂亮，自然是欢喜的，但是，她的形象也就定于一了，若是没看到照片，便有无限的可能。无限总比一要好，章豪就决定不寄照片给她了，还是上网聊天吧。

准确说，现在不是聊天了，他们是恋人了，应该叫谈恋爱了。

失恋的柏拉图（轻轻地吻了一吻冬天里最冷的雪）说，你真漂亮，太漂亮了。

谢谢。

我为你可惜了，干吗要放弃这么美好的形象，而选择呆在网上，在网上可无人知道你是这么漂亮啊。

你不是知道了吗？

其实我是不知道的，我看到的不过是一张照片。

你也寄一张照片给我，好吗？

失恋的柏拉图表示他不会寄。冬天里最冷的雪就教他怎样用扫描仪将照片输入电脑，然后寄给她。

我没有扫描仪。

你去找，广告公司都有。

还是别寄吧，我长得很酷，你看了就会爱上的。

我没看就已经爱上你了。

既然已经爱上了，就不用寄了。

该死的柏拉图，你欺负我，你要失恋的。

打是亲，骂是爱，你骂吧。

我不只骂，你等着，还会找到你……

听你的口气，好像是要杀了我。

不是的，我找到你，是要吻你。

章豪就在电脑面前窃笑，觉得网上的女人实在比生活中的女人有意思。就说冬天里最冷的雪，她肯定爱上了失恋的柏拉图，一个从未谋面的人，已经渴望着吻他了，这就证明爱情不仅仅是两半分开的身体吸引，爱也可以是没有身体的，仅仅有语言就足够了，或许单是有一个名字就足够了。

章豪觉得这样的爱情挺有意思。

## 五

诺言是很生电脑的气了。不只生气，简直是愤怒，趁章豪上班不在，就想整整电脑，都是这该死的，使她成了时下最时尚的一类：电脑寡妇。诺言盯着这个毫无生气的机器，就像盯着与她争夺男人的第三者，心里充满了扑上去抓它个头破血流的欲望。但是无论怎样盯着它，电脑总是黑着屏幕毫无表情，诺言就觉着心里堵得慌，恶狠狠地捏起拳头，可拳头落在显示器上却轻轻的，毕竟是花了一万多元买来的，砸烂它还是不忍。诺言叹了几口气，无可奈何地坐在电脑面前，好像是在对电脑说，我们谈谈吧。说着伸手去启动电脑。电脑发出一阵类似嘲笑的声音，然后才进入桌面，诺言漫无目的地点击、点击、点击，意外地就点到了冬天里最冷的雪发给失恋的柏拉图的信件和照片，诺言就像自己的隐私被人偷看了似的，将脸连带耳朵都红将起来。诺言看了一遍又一遍，见冬天里最冷的雪居然肆无忌惮地朝她露出笑脸，就气出一口痰来，“啪”的一声吐到冬天里最冷的雪的脸上，冬天里最冷的雪的脸蒙了一口痰就变形了，但是那口痰慢慢地滑下去，她又露出那张笑脸来，好像比原来更灿烂了。诺言就只有当着冬天里最冷的雪的面，抑制不住地把眼泪流下来。许久之后，诺言才发现对付雪的惟一办法就是将电脑关掉。

章豪回家的时候，诺言心里是很愤怒的，但她竭力做出一副什么也没发生的样子，只是将脸拉得比往常长些。可章豪已经迟钝，这脸上增加的长度他也没发觉。饭后照例一头

埋在电脑面前，诺言在客厅里将电视机的频道翻来覆去摁了许多遍，觉得该给他点颜色瞧瞧了，脚步很重地走进书房，冷冷地瞟一眼章豪。章豪还不知道她为什么这样异常，电脑就被生硬地关闭了。章豪莫名其妙地看着诺言，正要骂她神经病，倒是诺言先骂开了。诺言骂道：让你玩！让你玩！让你玩！

章豪想是自己天天玩电脑，老婆生气了，就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准备抱抱老婆，不料诺言赶紧后退了两步，目光恼怒地盯着他看，章豪这才感到事态有点严重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诺言见他窘住，“哼”了一声，回到卧室里去。

章豪赶进卧室，诺言早已坐在床沿严阵以待，看见这副架势，章豪就有点生理上的厌恶，但是忍了。

诺言说，你在网上，都干了些什么？

章豪说，干什么？下棋、聊天，还干什么？

聊天？跟谁聊天？

我哪知道跟谁聊天？

冬天里最冷的雪是谁？

冬天里最冷的雪，你怎么知道？

人家给你写了那么多信，还寄照片，我当然应该知道了。不就是这些东西，你都知道，我哪知道她是谁。

诺言露出一种怪异的笑，一种章豪看不懂的笑，说，你好厉害啊，你跟人家谈恋爱，居然不知道她是谁。

章豪嗨嗨地笑了两声，坐下说，这哪里是谈恋爱，完全是一种虚构，网络的生活就是虚构，你怎么拿网上的事情当真呢。

诺言说，我不懂你的意思。

章豪说，我的意思是网络不是现实，进入网络就是进入了一种创作状态，就像那些作家们，在网上大家都是作家，他们互相合作完成各种各样的故事。你的老公并不在网上，在网上的是失恋的柏拉图，他跟我的关系不过是人物跟作者的关系，就像孙悟空跟吴承恩，贾宝玉跟曹雪芹的关系一样。

那么说你跟曹雪芹、吴承恩他们一样，是个伟大作家了。诺言挖苦道。

章豪笑笑说，这可不敢，我们相同的仅仅是都在虚构中生活，他们是永恒的、伟大的，我们是即兴的，只是一种游戏。而且我也完全缺乏想像力，失恋的柏拉图还很不像一个人物呢。

你不要说得玄乎其玄，我关心的是你在背叛我，你在网上谈恋爱。

既然你那么在意，以后我在网上不谈恋爱就是了。

章豪的这句话显然只是哄哄老婆的，在网上不谈恋爱，还谈什么呢。然而，或许诺言正期待这样的保证，这架也就没必要再吵下去了，况且网上的恋爱，也许不是恋爱，就算是恋爱吧，确实也仅限于谈，身体是无法接触的，这就保证了老公的身体还是忠诚的，没有身体的恋爱，顶多也就是意淫而已，可以归入春梦一类，做个春梦就不必太计较了吧。诺言不觉放松了表情，章豪见老婆气消了，顺势揽进怀里，亲了几口，诺言就激动起来，吵架也就算是有了成果。

诺言似乎是要进一步扩大成果，准备做一场爱，这意思由身体传达过来，章豪觉得实在是一种负担。上回老婆想做

爱，他的身体却不听使唤，章豪对自家的身体就有点反感，而且差不多把身体给忘了。这与老婆的要求，就有矛盾，但是，作为丈夫，确实有做爱的义务。章豪便在脑子里叫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这样地叫过许多遍，章豪身体里的某种东西被叫醒了，终于起来了，赶忙做起爱来，但不久就感到了累，而且动作重复、单调，令人厌倦，章豪抬起头来，目光直直看着墙上，忽然，他看见了自己趴在穿衣镜里，样子像只蛤蟆，很好笑。章豪最终把好笑的感觉忍回去了，一边做爱一边笑是不严肃的。

章豪想，这就是章豪，章豪在做爱，样子像蛤蟆。

## 六

冬天里最冷的雪可能是个电脑高手，她自己制作了一个主页，名为“红炉一点雪”，就像盖了一幢房子，在网上有个家了。这家还是一幢乡间别墅，里面有客厅、书房、起居室，还带花园，就像时下大款们居住的地方。主页画面也就是别墅的大门吧，是一幅国画，一枝老梅树干积着一小堆雪，这表明冬天里最冷的雪有着某种古典情怀，那么屋内的布置也就可想而知了。此后，失恋的柏拉图就不用公共聊天室里泡，而可以安逸地住在“红炉一点雪”里，做一个阔气的网上贵族了。

当冬天里最冷的雪首次邀请他来这儿，失恋的柏拉图着实吃了一惊，仿佛就在梦里。冬天里最冷的雪问，喜欢吗。

喜欢，太喜欢了。失恋的柏拉图突然激动起来。（拥过冬

天里最冷的雪)说,吻你一千遍。

冬天里最冷的雪(痴痴)道,我感到了你唇上的热度。  
我们做爱吧。

别这样问我,抱我起来。

失恋的柏拉图将冬天里最冷的雪抱进了起居室。

冬天里最冷的雪(遗憾)道:可是我们没有身体。  
想象一下吧。想象我们都有身体。

我好像看见你了。

我也好像看见你了。

在很久以前……

在很久以前……

我们合二为一。

我们合二为一。

失恋的柏拉图和冬天里最冷的雪,这对被上帝强行劈开的男女,终于成功地合二为一,恢复了人的最初形态:球状。现在,这个球在虚幻的床上混沌地滚来滚去。多么幸福的一个球啊。

章豪终究不是失恋的柏拉图,章豪是有身体的,这样的想象难免要使身体产生反应,像青春期的春梦。章豪感到受不了了,在一阵强烈的幸福感里面,“啊”地叫了一声,像遭人谋杀死去一般。

失恋的柏拉图(附在冬天里最冷的雪耳边悄悄)说,我好像是在地狱里。

为什么是在地狱里啊。

因为我们没有身体,是游魂。

那么，我们是在过着前世的生活。

现在我明白鬼为什么要投胎了。他们需要身体。

为了爱情？

是的，现在，我是多么渴望你的身体。

我也是。

为什么爱情要身体，爱情为什么不可以是灵魂的事业？

你问得真有意思，我们有身体，也许我们应该见面了。

但是见面的愿望，只是一时的心血来潮，到第二日下午上班，章豪觉着并不想和冬天里最冷的雪见面。他非常聪明地发现，网络是一种生活，生活是另一种生活。这两种东西最好是不要纠缠在一起。网上爱情和四国军棋，都是游戏。当然，生活也是一种游戏。不过，它们是不同的，有不同的游戏规则。

章豪的办公室也是一个聊天室，上班的内容也就是聊天，主题似乎永远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无聊。在办公室章豪通常拒绝聊天，沉默得很是深不可测。同事们很难想象他在网上是那樣的侃侃而谈胡言乱语。章豪想，我在办公室怎么就懒得说话？章豪觉得这是一个问题，思考了很长时间，结论是出人意料的，原来在办公室里是用嘴说话，而嘴是最不诚实的，所谓口是心非嘛。而在网上是用手说话，手显然比嘴诚实，心里想什么，手就说什么，比如说，他想做爱，手就说我们做爱吧。若是换成嘴说，可能就完全两样了，没准会说成我们喝点水吧。这样的口是心非他是时常经历的。章豪觉得这个结论有点意思，竟独自笑了。同事们见他一个人莫名其妙地笑，就笑他神经病，然而又觉着过分，就找他闲聊，以弥补

过错。譬如说：

章豪，听说你也上网了。

嗯。

泡到妞没有？

当然。章豪忽然兴奋起来，说她已要求见面了。

见了没有。

没有。我不想见。

你要是说见，她可能又不敢见了，网妞都这样。

我也上过这样的当。

是吗？

为了证明冬天里最冷的雪是否真想见面，晚上，章豪主动提出见面。冬天里最冷的雪确实犹豫不决，不断问，好吗？见面好吗？如果章豪说好，也许就见面了，但是章豪说，那就别见吧。冬天里最冷的雪说，我是害怕网上的爱情是否可以在生活中继续。章豪说，你这话就像我说的，你跟我一样，都是网虫，生活在虚构中的人。

网虫的本质就是虚构。下网后，章豪在书房里来回走了三圈，然后自己对自己说，见面？干吗见面？还不如想象见面。

## 七

诺言说，以后我不许你上网了。

章豪说，这怎么可以，上网是新生活，你怎么能不许我过新生活。

你不能呆在网上了，你应该回到生活中来。

是吗？

现在，你除了上网，对什么都不关心。

是吗？

我可不想当什么电脑寡妇。

是吗？

你知道你老婆现在在做什么？

不知道。

你把老婆忘了。你这样下去，哼……

老婆的这一声“哼”意味深长，有点叫人害怕，章豪就不说话。诺言又说，你别在家里玩电脑了，我宁可你出去玩儿。

章豪就被拖去蹦迪，这玩意儿以前也玩的，在想丢掉脑子的时候，就来蹦迪。就是说他相当熟悉这种炸弹似的声音，光怪陆离的灯光和疯狂男女，世界末日的景象。但这回是被老婆拖来的，章豪一点也不想蹦，在靠边的所谓雅座坐下，要了两罐啤酒。不一会儿，一个陌生男人过来，诺言立即站起来打招呼，就是说他们是熟悉的，陌生的是章豪，那男人直着嗓子朝诺言喊，可他的喊叫被另一种更强大的声音也就是迪厅的音乐，砸得支离破碎，什么也听不见。只见诺言很兴奋地笑着，也是直着嗓子朝章豪说了一句什么，便跟了陌生男人进入舞池，只一瞬间，诺言就淹没在舞池里，再也找不着了。

章豪对面的位子空了出来，只一会儿，一位小姐款款而来，也不经章豪同意，就在空位上坐下，脸上堆满了笑，嘴

巴张着，像一个红的圆圈，当然是跟章豪说话，章豪也把嘴巴张得大大的，问，你说什么？小姐就伸过脖子来，嘴巴几乎要贴着章豪耳朵。这回章豪听清了，小姐说，陪你蹦迪好吗？章豪说，不好。小姐说，那就陪你聊天。章豪哭笑不得说，怎么聊？小姐见生意不成，从位子上弹起，转眼蹦到了别处。

喝完两罐啤酒，又要了两罐，又喝完，还不见诺言回来，章豪转了个身，面朝舞池，所有的人似乎都被光影肢解了，无数的手臂，无数的大腿，无数的脑袋，无数的乳房，在心跳达到二百，血压达到三百的声音里翻滚、挣扎、沉浮，在大家都疯了的时候，你一个人不疯，是很无聊的。章豪看了一会儿，便闭上眼睛，躺在椅子上，不久就睡着了。

你居然躺在这儿睡？章豪被推醒的时候，听见诺言这样说。

不跳了？

先歇会。

诺言很是亢奋，好像无法止住运动了，坐在位子上，身体还在扭动、颤动、抖动，她确实得歇会了。章豪又要了两罐啤酒。

诺言边喝边说：睡着了？

嗯。

了不起。诺言嘲讽道。

也没什么了不起，越是喧嚣，越是安静嘛。

是不是想着你的网上爱情？

没有。

一起跳吧。

不想跳，你跟别人跳吧。

终于等到了回家。诺言虽然蹦得很满意，但对章豪的表现不满意，所以还是不满意。

章豪觉得已尽职尽责，如释重负道，现在，我可以玩电脑，不陪你了吧。

我就是不让你玩电脑，才拉你出去的。不能玩电脑！

你饶了我吧。章豪恼怒说。

诺言也恼怒说，你是否觉得电脑比老婆重要？

没比较过。

我先警告你，你再玩电脑，我马上出去找人玩。

既然老婆比他还生气，章豪只好忍着不生气。要命的是若是顺着老婆，就不能玩电脑，章豪就很羡慕那些比他小几岁还没老婆的网虫。

## 八

老婆是权威的，老婆说不让玩就不让玩。而且老婆像个克格勃，严密监视着章豪，使他无法靠近电脑，更别说上网了，这就使章豪的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，甚至出现了精神分裂的前兆，譬如失眠、头痛、抑郁、厌世，不能上网留下的时间，就像一堆垃圾堆积在生活之中。

这样的生活显然是不能忍受的，尤其是失眠。因为失眠，章豪总觉着还没有睡，所以就整日睡在床上。头也是在床上痛起来的，痛的感觉像绳子扎在脑袋上。有时也像针一样深

入脑子的中央，章豪就要发泄一点什么，如对着穿衣镜，像头困兽嗷嗷乱叫。

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诺言，诺言忍了一些时间，终于忍无可忍，譬如在某个深夜，在章豪辗转反侧地将她弄醒的时候，骂道，神经病。章豪说，你才神经病。诺言本来是想重新入睡的，但这样一吵，就睡不着，那么就on应该好好地吵一架了。

诺言说，你不要睡，你去上网吧。

章豪说，好。

你快去网上谈情说爱，不要影响我睡觉。

我只是想上网，是否谈情说爱，倒不重要。

你去，以后我们谁也别管谁。

这可能不像吵架，而像一场谈判，谈判的结果应该是章豪赢吧。从此又可以上网了，但代价也是不小的，就是诺言不理他了。也许不是代价，而是他所渴望的，被老婆缠着无论如何不是件愉快的事，没老婆多好呢。

章豪一上网就收到了五封“伊妹儿”，都是冬天里最冷的雪发的。因为这些信，这几天被老婆监视着没上网，似乎完全改变了性质，好像是故意考验她，以证明她是如何地思念失恋的柏拉图。冬天里最冷的雪一会儿想象他出差了，一会儿又想象他生病了，甚至想象他可能突然死亡了。冬天里最冷的雪被自己的可怕想象所折磨，说，你若是死了，我将在网上为你建造一座纪念馆，然后我也死去。看到这些话，章豪很是愧疚，这几天他只是想着怎样上网，似乎并不怎么想念冬天里最冷的雪。

但思念也不妨虚构一些。当他们重逢，失恋的柏拉图解释说，我确实是生病了。

冬天里最冷的雪说，你也想我吗？

想。我躺在病床上，不想你还想什么？

生病，也不告诉我。

我也没准备要生病，怎么告诉你。

要是我能照顾你，多好。

你这样想，我就很感动了。

这些天，我终于明白了我是多么爱你。

我也是。

若是看不见你，我会死的。

若死，就一起死。

我们见面吧，我无法忍受网络的虚拟了。

虽然章豪对见面有点别扭，但既然这么说了，见面的要求也就不可拒绝，当他们互告了住址，原来就住在同一城市里，见面并不困难，这样，见面的要求就更不可拒绝了。及到约定明晚在帝国大厦六十二层楼顶茶座见面，才发现原来他们是不认识的。章豪感到有点荒唐，说，这样吧，我左手拿着柏拉图的《理想国》。冬天里最冷的雪说，那我就右手拿着《理想国》。

下了网，章豪对着电脑露出了几丝微笑，他确信冬天里最冷的雪是爱上了失恋的柏拉图了，这究竟是什么爱情？但不管怎么说，总可以证明恋爱确实是说出来的。或许这就是未来的恋爱模式。

章豪就坐在电脑面前，想象着即将到来的约会，直到察

觉老婆出现在背后，才转身看看老婆，说，你起来了。但诺言不准备跟他说话，脸上是几千年前早描述过的表情：冷若冰霜。好像她一眼就看见了章豪脑子里的想象，随即掉头走了，房门的响声似乎很愤怒。这样，章豪的想象不可避免地改变了方向，晚上的约会好像是对老婆的背叛，好像是一场婚姻的结束和另一场婚姻的开始。其实不是这样的，约会不过是一种想象的终点。章豪甚至还没有用身体谈一场恋爱的准备，先与老婆吵架，然后跟另一个女孩约会，不过是时间上的巧合，这样的吵架和这样的约会，都是游戏，都是没有意义的，而且都是章豪不愿意的。

章豪这样想着的时候，对晚上的约会也厌倦了。

## 九

章豪睡了一整天的觉，睡得脑子糊糊的，起来吃了一包方便面后，总感到有什么地方不对，但又不知道什么地方不对，心里很有点不安，老半天才发觉原来老婆没回来。不回来就不回来吧，找到了原因，章豪也就心安。习惯性地打开电脑，又突然地想起与冬天里最冷的雪约好晚上见面，看看时间，怕要迟到了，章豪骂一句混蛋，就赶紧赴约。

帝国大厦是这个时代的象征，就像一具阳物挺立在城市的胯部，那地方是大家都熟悉的，去过的，站在楼顶俯视全城，很觉得人是有蚂蚁那么了不起的。章豪赶到顶楼，慌乱地扫视了一遍茶座，见没有右手拿着《理想国》的女孩在这儿坐等，松了一口气，让小姐领到一个靠窗的空位坐下，先

要了一杯太湖出产的“碧螺春”。这样一边喝茶一边等着，是很合适的，章豪渐渐地沉静下来，突然想起自己忘了带柏拉图的《理想国》，这怎能确认坐在这儿的章豪就是失恋的柏拉图？章豪又骂一句自己混蛋。

不久，冬天里最冷的雪出现了，章豪看见她的右手如约半举着《理想国》，就像机场里接客的人举着纸牌子，样子有点可笑。这本书是不合时宜的，多余的，她的手也是不应该半举着的，章豪就立即庆幸自己忘了带书。她站在门口，目光在茶座里缓慢地移过来移过去，显然是在寻找同样的另一本书。章豪就起身朝她走去，但是冬天里最冷的雪并不认识他。章豪朝她微笑，她惊疑地后退了一步。章豪说，冬天里最冷的雪。冬天里最冷的雪说，什么意思？章豪说，不是你的名字？冬天里最冷的雪说，你怎么知道？章豪说，我就是失恋的柏拉图。冬天里最冷的雪就疑惑地盯着他的手看，章豪说，不好意思，我的《理想国》在路上丢了。冬天里最冷的雪这才觉得这个就是失恋的柏拉图。但对他的左手没有拿着《理想国》还是不满意。

章豪替她也叫了一杯“碧螺春”，然后互相开始飘忽的注视。章豪首先想到的是照片，她与照片有些像，又似乎不像，不像的原因大约是眼前的冬天里最冷的雪距离太近了。茶座的光线是暗淡的、恍惚的，近乎玻璃外面的夜色，但就是这样的光线，冬天里最冷的雪还是太逼真了，逼真得使章豪感到紧张，冬天里最冷的雪大概也是同样的感觉吧。章豪想说点什么，可突然似乎忘了怎样说话，他已习惯对着电脑用手与她交谈，而一旦改变方式面对面用嘴交谈，肯定是不习惯

的。章豪的嘴张了一下，又闭上，目光从她身上往下，落在桌面的茶杯上，见杯中的茶叶在水中渐次张开，鲜活起来，终于找到了话说，他说，喝茶吧。

冬天里最冷的雪说，嗯。

章豪喝了一口，冬天里最冷的雪也喝了一口，章豪又喝了一口，冬天里最冷的雪也再喝一口，章豪不好意思再喝，说碧螺春挺好喝的，而且很女性化。

冬天里最冷的雪说，我不懂。

章豪找到了一点感觉，说，碧螺春的香味，很像女孩浴后散发出来的体香。

是吗？我倒没感觉。

然后又没话了。关于碧螺春，章豪其实说得不错的，给碧螺春做广告词也是蛮好的。这样的语言，若是在网上，大约是可以获得赞赏的，面对面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反应。

一杯茶喝完，冬天里最冷的雪沉默了一会儿，好像在等待，又好像在思考，又一会儿，鼓起勇气说，我们走吧。

章豪跟在身后，一直从帝国大厦六十二层下到底层。出了电梯，冬天里最冷的雪迅速伸出手握了握，说，再见。

章豪目送她混入人群，直至踪影全无。

章豪感到需要放松一下，上洗手间方便了一回，出来确信再也不会见到冬天里最冷的雪了，才恢复到正常状态，刚才他是很尴尬的，很紧张的，这尴尬和紧张，显然来自于身体，而不是灵魂。选择在茶座见面实在是愚蠢之至，如果选择在舞厅跳舞，或者就在公园里散步，让身体运动，紧张感或许就随运动释放了，而在茶座里除了说话，还能做什么？而

让两具陌生的肉体说话，自然是困难的。

这样的见面是应该忘掉的。



这次见面的效果是奇特的。

当章豪重新坐回电脑面前，先是发木，发呆，继而恍惚，恍恍惚惚，然后张开嘴巴，像死了一般，然后就是大彻大悟，可能还是禅宗的那种顿悟。顿悟的结果：一是失恋的柏拉图与冬天里最冷的雪的见面是虚幻的，不真实的，是肉体的一种虚构；二是帝国大厦以及茶座、碧螺春是虚幻的，不真实的，是物质的一种虚构；三是章豪的身体以及时间、空间是虚幻的，不真实的，是上帝的一种虚构；四是网虫以及灵魂、语言是虚幻的，不真实的，是章豪的一种虚构。

顿悟了的章豪还是决定做一只网虫。

失恋的柏拉图和冬天里最冷的雪继续在网上见面。

冬天里最冷的雪（愧疚）道，请原谅，我这样走掉。

失恋的柏拉图（微笑）说，不用原谅，这样更好。

我确实渴望来到你身边的。

我也是。

其实爱是需要身体的，我需要你的拥抱，你的吻，还有做爱。

我也是。

可是……

可是，我们是网虫。

唉，网虫很像蜘蛛，只能各自织一个网，孤独地面对世界。

网虫不是孤独地面对世界，而是呆在网上，然后将世界忘掉。

也许网虫是一种病的名称。

也许吧。

然而老婆回家了，听到开门声，章豪匆忙下了网。老婆是被一个男人扶着回来的，扶她的男人，章豪是陌生的，这使他有点吃惊。老婆好像喝了酒，一脸的醉态，看见客厅里的沙发，挣脱了扶她的男人，腰一软，歪在沙发上不动了。陌生男人好像拥有了什么权利，朝章豪不客气地说，给她泡杯浓茶。虽然那口气让章豪不舒服，但还是照他的话，给老婆泡了一杯浓茶。陌生男人又不客气地说，诺言交给你了。好像诺言是他拿走的一件东西，现在物归原主了。章豪说，好的。陌生男人就不理章豪，拍拍诺言的肩膀，我走了。诺言睁了睁眼，喉咙滚出一串的咕噜声，含混道，你别走哇。

陌生男人走了之后，章豪面对老婆，反倒不知所措。章豪说，去睡吧。诺言低沉道，别管我。章豪没事可干，就开始想象诺言这一天的生活，她应该是和陌生男人一起过的，他们一起喝酒，也许还一起跳舞。诺言是很喜欢跳舞的。两个人，一男一女，一整天时间，可以干多少事啊，也许还一起拥抱、接吻，也许还一起做爱。奇怪的是，章豪这样想着的时候，并不生气，似乎与他无关的。

诺言看见茶几上的浓茶，端起来喝了两口，又清了清嗓子，说，你坐这儿干吗？

章豪说，你喝醉了。

我没醉，你坐这儿也好。我们应该好好谈谈了。

嗯。

我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了。

是吗？

你去网上谈恋爱呀。诺言突然嗨嗨笑起来，目光在客厅里寻找起来，问，他走了？

章豪说，谁走了？

送我回来的人。

走了。

诺言又嗨嗨笑起来，说，你怀疑我们吗？

不怀疑。

你混蛋。诺言狠狠骂了一句，站起来就走，经过书房门口，一眼瞥见里面的电脑，就改变了方向。不一会儿，章豪猛地听见电脑主机砸在地上的巨大金属声响，章豪被这声响所震惊，就像刀片一样迅速快捷地切走了耳朵。章豪冲进书房，看见老婆正趴在显示器上弓着背呕吐。

章豪觉着一个时代结束了。